

散文組 優選獎

● 煙囪養大的 ●

你們家族有病史嗎？這是第六個人了。

醫生提問時，膝反射本想回應幾句，但還是忍住了。醫學臨床提到家族病史往往聚焦基因遺傳的顯性好發，但我們不是基因裡帶著病的，就像天空不是一開始就是灰的。

一直以為自己是次子。高中時鄰居有個王媽媽，她管不住嘴。就這樣知道了我是老三，二哥無緣，出生未滿月就夭折。

媽媽痛哭了一個月，一直認為是工廠污染讓她生下體質不良的孩子。懷我時硬是不顧鄉下七嘴八舌回娘家養胎，一出生就把我寄養在不同地方。才知道，原來名字裡的泰，是安泰的泰，不是泰山的泰。

她跟爸爸繼續在工業區生活。在那裡，大煙囪觸目可見。而她只盼望讓我在沒有煙囪的地方生長。

阿公一再抱怨家人就是要聚在一起。

國小二年級時，我就回到了高雄石化工業區跟大家聚在一起，喝著一樣的水，聞著一樣的空气。

第一次看到高聳大煙囪燃燒著未發揮完全的氣體很興奮。再後來也就習慣了，習慣空氣的酸甜，杏仁苦苦的芳香。

§

媽媽堅持不要讓我念走路可以到的那間國小。我中年級開始，媽媽每天騎摩托車載我跨學區到「比較好的」國小上課，早上七點多在摩托車後座邊吃早餐。我喜歡吃火腿蛋三明治。早上睡眠朦朧有時邊吃邊打瞌睡被罵危險，可是我也喜歡嘴裡有安心，眼前有風景。

媽媽唸：「美奶滋是人工脂肪，火腿有硝酸鹽，奶茶奶精是人工的。要喝就要喝鮮奶茶才有營養。」

媽媽好疼我，好疼我。唸歸唸，每天還是載我去買她眼中不健康的食物。

而他們說，空氣是絕對健康的，因為工廠排放前都花了好多錢淨化過的，有點味道更特別。

媽媽載著我行駛在特別的空氣裡，車子排氣管、奶精味奶茶和媽媽每天上班的護髮髮膠香味，讓我的空氣比別人更特別。我把不健康沒營養又不特別的火腿蛋三明治吃完了。早餐有複雜而習慣的氣味。在這個味道的世界裡，健康和營養真的有那麼重要嗎？

「健」。筆畫好多。我偷懶寫注音，媽媽看到就用尺敲我

的食指。說健康的健要好好寫，因為健康太重要了。

每晚補習、才藝、珠算結束後，我抱著爸媽坐摩托車後座，一家三口擠回家。有時妹妹坐前面。晚上九點的林園工業區，天空還是一片橘紅，成群結隊的煙囪排放著更健康、更特別的氣體。

小時候不懂事，常困惑到底什麼是健康，什麼叫營養？誰說了算？煙囪下的世界，反直覺的法則。呼吸的空氣每天都又臭又酸又甜，但工廠發言人和環保局都說這符合健康標準。我還是覺得臭臭的，可能健康是大人說了算，因為這樣比較特別。

煙囪的氣再怎麼特別，都絕對符合科學、符合法規，就跟種在工業區的監測植物一樣，不知是缺乏照顧，還是認真盡職努力監測空氣，枯死的時候比翠綠時候多，隔天就會補上欣欣向榮新來的樹。煙囪的管理者們一切絕對合法。種樹是綠化環境回饋鄉里，更不用說每年會固定捐贈在地回饋金。他們說，哪一項不合法？

村里謠傳工廠趁晚上排放廢氣或廢水到工業區大溝渠裡。謠言就只是謠言，未必止於智者，卻永遠會被環保局來檢查時的「查無異樣」打破。偶爾半年一次，工廠居然很難得的被抓到污染超標，獲得一張罰單時，玄天上帝公廟那個大家最尊敬、最有才的黑龍伯會在榕樹下跟大家笑稱，工廠這個月沒繳保護費啦。我們知道罰金多少錢，我小時候問過一次保護費多少錢，



在場的阿公們都笑了。

——憨孩子，那個保護費不會在檯面上啦！

就跟我們聞習慣的惡臭一樣，久了也習慣。

§

家族的叔伯兄哥 tsik-peh-hiann-ko. 都曾經是驕傲的勞工兄弟，在大高雄工業區忘情奉獻，燃燒青春。就像大煙囪的火炬，氣勢恢宏，絡繹不絕排放製造著白雲，他們成就了臺灣的經濟奇蹟，各種疾病也在退休後才發病，時間剛剛好，像個奇蹟。

社區流行病學和調查研究方法的教授聊說，許多職業罹病率在青壯年時還不明顯，種下的病因和身體危害往往要三十年後才會顯現發作，這是歐美在二戰後六零年代就已經觀察到的職災危害現象。

下課後，我凝視褐眼睛的教授，客氣的用亞洲學生溫順不冒犯英文請問他：「如果歐美六零年代就發現了，為何東亞地區對污染無作為，環職衛問題仍舊發生？」

他慢條斯理回答：「歐美國家的環境法規愈來愈成熟，就不允許國內有任何重污染產業，重污染工廠就會遷往發展中國

家。他們還沒有這樣的環境意識。而且，發展中國家為了建設也很歡迎這些產業，為了賺錢都能忍受風險。」

聽到歡迎和風險這兩個衝突詞彙時，生氣的情緒不知從哪冒出來，我微微提高音量，語氣也沒那麼溫順了：「你說我們『歡迎』這些重污染產業，當你們明知這有許多危害時，卻沒善盡減少污染責任嗎？」

歐美國家的高知識份子啊，基因裡充滿原罪。他漲紅臉說，對不起，他沒那意思。那學期我的分數是 A++，但我不想要。

我不知道分數有沒有老師的補償心態，而當年工業區外那些種了又死的樹，是不是也值得一個 A++。

臺灣也曾經是發展中國家。西方避之唯恐不及的化工產業，加上我叔伯兄長們一整代工人的健康當利息，創造了經濟奇蹟。整個高雄就是重工業區，永遠銀亮的水銀燈柱和赤紅天空、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排氣，見證了十大建設的光榮，我們沒有星空，工業區的水銀燈和火紅大煙囪映照折射成了一片亮銀宇宙，閃爍絢麗比星空還耀眼。

臺灣經濟史或許忘了這一頁，家族眾人的病歷忘不了這一頁。

小五的某一晚，補完珠算在摩托車後座啃著烤雞翅，邊跟媽媽聊著。這是母子的秘密時間。

珠算課學費好貴，爸媽為此大吵過，最後媽媽吼說她幫隔壁王媽媽做手工拉鍊代工，不會多花家裡錢，爸爸才扔下一句：隨便你們。

媽媽覺得學了珠算後數學邏輯會變好，以後才有機會考上好學校，變成更好的人，不要像爸媽一樣只能做工，在大煙囪裡上班，聞著關不掉的廢氣。但媽媽下班做拉鍊都要做到十一點，我總覺得是我害的，一直說不想上了。媽媽為了哄我，答應每次上完珠算，就可以在碳烤攤選一樣食物。她覺得碳烤不健康，我們家不吃烤肉，珠算課後的碳烤是她的妥協，底線是不能選鑫鑫腸或香腸，實在太不健康了。

那一天，我啃著雞翅的肉，詢問媽媽，她每天載我去「比較好的」國小，學比較好的珠算，那我們可不可以搬到「比較好的地方」？搬到不用每天經過工廠要聞到身體無害卻還是太特別的空氣的地方……一整段路，媽媽沒有說話。我繼續啃著我的雞翅。雞腿肉多，但貴，我不想媽媽多花錢，所以都選雞翅，啃起來更有滋味。

騎到中石化某個小廠房門口，銀亮刺眼的水銀燈柱下，她

停下機車，靠好腳架，靜靜把我拉下機車，看著我，叫我站好，問我要搬到哪個「比較好的地方」。我回答不出來。比較好的地方，就是我以前住過，一直會想回去的地方，但那好像不是她會想聽的答案。媽媽平常不會用那種語氣跟我說話。我愈來愈害怕，媽媽背著亮到扎眼的銀光，我不敢看她，低頭看我手上的雞翅，她叫我抬頭看著她。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，媽媽的沈默比爸爸的怒吼更恐怖。

廠房保全出來關心是不是東西掉了在找東西，要不要幫忙找。媽媽綻開了親切的笑容說「不用了。」我以為她生氣了，我不知道是我想搬到更好的地方讓她生氣，還是我一直說不想上珠算課讓她生氣，又或是我選了雞翅——大人說，雞的化學賀爾蒙都打在翅膀——這種不健康的部位讓她生氣。媽媽的表情，我不懂，但默默記得。

回家以後我們沒有說話。晚上我聽到爸媽在房間吵架。

我們沒有「比較好的地方」可以去，環境改變不了，空氣一模一樣。就算搬家也只是從林園工業區，搬到大林蒲工業區，再搬到小港工業區，也許去後勁工業區吧，就跟大伯、三叔、小叔搬去的地方一樣。

再更大一點才知道，她應該是難過。

我們跨越三代真的都是被煙囪養大的。

工業區有各種大大小小補助金回饋鄉里。我每學期領印有林園工業區聯合捐助的品學兼優獎學金，國小一千塊，國中三千塊，高中五千塊。

爸媽叮囑我錢別亂花，要存下來以後出國唸書。算命仙說我文曲星相助驛馬星動，幫我認真命了名字。阿公說阿泰是「家裡最會唸書的人，我們要好好栽培，讓吳家有出脫 tshut-thuat」。

阿公的出脫是指在工業區當個襯衫皮鞋西裝褲的讀書人，不要當穿藍衫的工人。有次吃阿公塞錢買給我的花生豆花時，我隨口說，我不想在工業區上班，每天看大煙囪好煩。阿公生氣說：「你們這些孫輩都是煙囪養大的，到底有什麼好嫌棄工廠的，看不起你長輩 tiong-pue！」我不懂為什麼我老是惹他們生氣，嫌棄工廠為什麼就是看不起長輩？

國中學歷的爸爸，靠著勤奮努力，在大煙囪工廠裡贏得同事的認同和肯定，一路從技工當到小組長，他常感到光榮。他說著後進晚輩即便是大學學歷或研究所，專業技能還是不如他。

但爸爸始終無法再升遷上去。偶爾喝酒發牢騷或是罵我每天唸書還不知足，難道要去工廠當工人時，我知道他不要我跟

他一樣。

爸爸媽媽跟阿公對於更好的人，對於工人的理解，讓我很困惑。高中時討論到火力發電的空氣污染、核能發電的輻射污染時，爸爸摔筷子說：「供你唸書供到來頂撞恁爸 lín-pē，要不是我在工廠當工人，你現在能吃好穿好來應喙應舌 ìn-tshuì-ìn-tsih？」

他叫我跪下，頂著飯碗。我不服氣。課本上講空氣污染，明明就是這樣的！我高高跪著，委屈地哭了。媽媽幫我求情。她說，孩子不懂事不要這樣，她也說到哭了。那表情就是小五那晚水銀燈柱下的表情，複雜，悲傷，沒有話可以辯解。

在國外唸書時，歐洲小屋的煙囪飄著烹飪香、麵包香或碳木香，溫柔的芬芳，跟家鄉的大煙囪不一樣。我喜歡國外的煙囪。又小，又暖，又香。

媽媽的表情突然閃過我的腦海，我望著小屋上的煙囪，又哭了一次，小五時我的問題很殘忍，當時我們沒有「比較好的地方」可以去，去哪都是一樣的。

我們都是煙囪養大的，家鄉都被大煙囪籠罩著，這裡的煙囪卻又小，又暖，又香。

爸爸媽媽對我好的方式是逼我一直念書，我們斷裂成不同世界的人。

我書念越多，就離他們越遠，也離工業區越遠，我不知道這是他們想要的，還是他們不想要的。

我成為了家族裡第一個唸國立大學的孩子。外面的世界比工業區精彩多了，市區的空氣不像家鄉的空氣酸甜帶苦。大學越來越不喜歡回家，每次火車到了楠梓，看到窗外的大煙囪努力不懈排放廢氣或是認真燃燒火柱時，有種熟悉又無奈的感覺。

不同的工業區有著一樣的大煙囪和橘紅天空，煙囪像燈塔永永遠遠亮著水銀燈指引著家鄉方向，照亮返家路，那就是我極力脫離的故鄉。

煙囪不會走路，煙囪不會唸書，我會。驛馬星動，與家無緣。

書唸越多越忙，跟家族越來越生疏，偶爾會被抱怨越來越少回高雄，一開始理直氣壯：高雄沒有我可以做的工作，我還在外地唸書。回到臺灣後躲在台北，不肯回高雄。再後來，回家是不得不協助照顧癌症爸爸、乃至傳授照護病患經驗給阿姆 a-m 和阿嬤 a-tsim，怎麼做各種癌症照料和醫療資源橫向連結。

有次陪阿嬤去醫學中心轉診，她說：「你阿公過身太早，

沒機會看到阿泰成為家裡最有出脫的人，可以看懂藥罐上的英文，可以讀懂醫生寫的有字天書，可以知道有什麼症狀要掛什麼科，找哪個醫生，阿泰人脈很廣。」

阿嬤問說怎麼不回高雄找工作，在台北租房子那麼貴。回高雄，可以住透天厝，還能跟媽媽住一起。

但我知道媽媽一直希望我可以不用回高雄，最好待國外。媽媽希望我不用在煙囪下生活，國小學歷的她不懂什麼是生態女性主義，但她打一開始就不想要我聞這樣的空氣，這樣空氣是不好的。

§

我已經有能力去到小時候所謂「更好的地方」成為「更好的人」，但我不敢轉頭去看還留在煙囪下的親族。我不能否定他們對生活環境的認同，他們習慣了煙囪籠罩的生活。我卻逃離大煙囪，放著親族繼續呼吸這樣的空氣。我擔心的不是轉頭後會幻作聖經裡毀約的義人化成的鹽柱，而是看到高聳煙囪和工業區赤紅時，我會想起我們都是煙囪養大的。

高鐵上我打給媽媽，邊哭邊說我真的不敢回高雄了，不敢回，不是不想回。

高鐵車窗外成群結隊、逆向一閃而逝的煙囪也許都是鹽柱，而鹽是有益健康的。